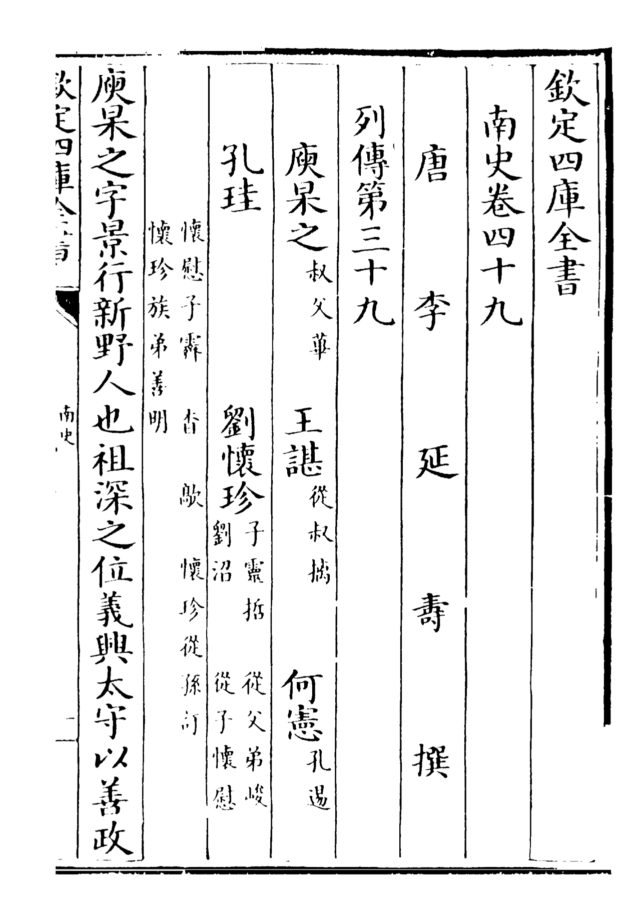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四十九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

聞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竒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累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

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黃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栁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庾杲之為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悅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畧酒後謂羣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荅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

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荅杲之甞兼主客郎對魏使
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荅曰朝廷既
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
不荅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
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
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諡曰貞子
蕐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
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蕐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

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為荆州别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絶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勲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髙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召華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憺

不能折遂止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禄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華為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華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荆州時華為州别駕益忽

譪及梁武帝踐阼譪以西朝勲為御史中丞革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譪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革大憤故發病卒子喬復仕為荆州别駕時元帝為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為不墜家風喬子𡧍少聰慧

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貴必為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諶為迎主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彧即帝位是為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

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棊置圍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棊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後為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黄門郎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歴黄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貞正

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

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奥辭亦華美舉坐
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
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
摛問無不對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
有寵二宫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為之請摛投書於
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黄
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
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為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

丞

何憲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説一事并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為友憲位本州别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為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

遏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為宰相遏常謀議帷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上曰臣有孔遏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遏何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産泰始中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沲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

徽中為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産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為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禄大夫以簏盛靈産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産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為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取為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為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

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為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

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録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為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珪風韻清踈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佾竝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翦

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為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屛除以床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禄大夫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為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

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為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

對見重取為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為義恭
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
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
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
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
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
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黃門郎領虎賁中郎
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為豫州刺

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說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别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

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
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
推懷投款况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
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
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
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及
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
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

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禄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黄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蒐芘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為魏所獲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

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靈揞傾產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
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揞位兖州刺
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琁之仕宋為始
興內史峻生期月而琁之卒其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
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尅青州峻時年八歲為人所略
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

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竝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

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𥡴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遥欣為豫州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遥欣尋卒久不調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荆州引為戸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
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
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
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
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
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
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

峻竝為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竝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畧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

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俏此二異也敬通旅力
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
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
芬芳久而彌𥁞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
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本將門
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為兗
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
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

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懷慰字彦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為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

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

致美以今方古曽何足云懐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懐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杳歊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歊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竝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胡氏寢疾霽年已

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為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為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

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
逸謂為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沓曰
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
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
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
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
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所出沓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

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
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搆閣齋杳為贊二
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
報杳書共相歎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椐酒而作椐
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
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
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
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

賦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沓血脉所因沓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効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沓尚書着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沓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沓焉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

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絜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厨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

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為僕射
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
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
故遷尚書左丞卒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
腥羶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
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
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
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

世

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荅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

疾病夢歆進藥及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

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為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絕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

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裠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訏之疾歊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歊心

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歊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柹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

復魄旌旐一蘆蕟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脩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脩令其息崇素氣絕便沐浴藉以二蘆蕟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令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屍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

違父子之志棺周於身上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為安也

許字彥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守參軍父靈真齊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許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許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為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為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為聘妻尅日

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拄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烱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頴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

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歘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訏常著穀皮巾披納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穜絮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歙舍臨終執歙手曰氣絶便

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
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
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
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
而静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
史劉道隆辟為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
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

强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説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為冀州刺史善明為北海太

守除尚書金部郎秉人病卒仍以善明為兾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邉海無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閤將軍五年魏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流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時宋後廢帝新立羣臣執政善明獨事齊

高帝委身歸誠出為西海太守行青兾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為召與相見引為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静以待之高帝納焉廢帝見殺善明為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

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還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彥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荅曰我本無宦

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
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阼以善明勲誠欲與之
祿問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臥
理之乃代明帝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
塗伯善明至都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
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為京都遠近所歸
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
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

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一以為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邉

毗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答之又諫起
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
接鄰國上荅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
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
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
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
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
栻足矣及累為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荅曰

管子云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
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
俸禄散之親友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為青冀二州善
明遺書敘舊因相勗以忠槩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
建元二年卒豫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
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
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
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

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讚僧副亦在焉兄
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覩大梁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
性履所遵德璵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懐珍宗族文質斌
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
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南史卷四十九

南史卷四十九考證

庾杲之傳父粲為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監本缺宋南二字今增正

孔珪傳王晏甞鳴鼓吹候之○候監本訛侯今改正

劉霽傳字士湮○湮梁書作烜

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循梁書作馴

劉杳傳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皇尾婆娑然○婆娑梁書作娑娑

沓曰此言未必可安○安一本作按

有人餉昉𢰤酒而作㮕字○㮕監本訛㨂今改從梁書

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䟤○此與本卷孔珪傳

齊高帝餉珪父靈産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

風故贈君古人之服二語相同

文集十五卷○一本無此五字

劉歊傳忽有一老人無因而至○梁書歊幼時嘗獨坐

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與此小異

南史卷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錄監生臣任楫文

南史卷五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

劉瓛 弟琎 瓛從弟瑴　族子繪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肩吾　於陵　劉虯 子之遴 虯從弟坦　之亨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

間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
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
州舉至是别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
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
室一間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
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
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
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祕書郎不見用後拜

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荅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上欲用瓛為中書郎使

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彦回宣旨喻之荅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曅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為曅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為征北司

徒記室巘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敎使恭名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髪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纖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

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
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
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
操亦非能偃蹇為髙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
敎便自希得託迹容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
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
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
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温凊展

私計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髙名自居之詣於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清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

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竝弔服臨送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彦回為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鵅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

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巘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巘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巘亦以為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

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為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刀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艷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荅方下牀著衣立

然後應璥怪其久璡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闇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璡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顯字嗣芳璥族子也父皦字仲翔博識强正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許年皦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晉安内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賈

謚過泰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之號曰神童族伯璥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八歲本名題齊武帝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鈌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

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

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

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

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

廷尉正被引為佐及草選尚書五都顯以法曹兼吏部

郎後為尚書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

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

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

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

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
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
口時年六十三凡佐兩府竝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
禮重友人劉之遴啟皇太子為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
眞長舊塋子莠倢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顯從弟瑴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
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
尚書國子祭酒魏剋江陵入長安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太傅敎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

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夫陽伏而不泄陰廹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
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
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川作變不
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
其言齊建元元年冬徵為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
崔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
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

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
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
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
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
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
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
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
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

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别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參軍與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為益州刺史未還卒僧胤次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

漢之淮南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荅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人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

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

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黄門侍郎四年為散騎常侍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賑百姓後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為耗損有

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搆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竒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甞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假節
攝北兖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質子山賓纍居學官
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
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
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
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黙亦知名位都官尚
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
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于太子中庶子子

罕司空記室明氏南度雖晚並有名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静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

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翅書

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

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

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

沮界時以為仁化所感徙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

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

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

利黔婁輒取甞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

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

安令為人吏所稱梁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
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
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
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
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
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
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

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髙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宫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中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徳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争事闡緩既殊

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為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徽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髙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懐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

望閭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言子建一共商搉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及爾文即位以

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
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
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
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
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
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
令子信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

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
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
服鹿皮袷斷穀餌朮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荆
州教辟虬為别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竝遺書禮請
之虬等各修牋荅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
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
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荅
曰虬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隂於山澤託暮情

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名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

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

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

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

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

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

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

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荊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位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為荊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

時劉顯韋稜竝稱强記之遴每與討論或不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黙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祕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

遂意不願出閤辭曰去歳命絶離巽不敢東下今年所忌人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孝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遂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宫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歳造其第三

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兹國獻其第四
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
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
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録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畧云
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
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
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
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

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髙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表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

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詔荅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禀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

從遺罝迄將五紀兼晚秋畧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别酬所問也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隐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頤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傅聞伏不闕化為支道林及之

遊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岀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

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遊之亨帝曰之遊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遊為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

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為文吏所抵㝵者張僧肖曰外間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凡喜不凡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令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懐之不

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荊州依于王琳琳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之亨弟之遲位荊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屬陵令南中郎録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

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内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

坐斬之焚其丈書餘黨悉無所問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論曰劉瓛弟兄儕紹父子並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嫉時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己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

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南史卷五十

南史卷五十考證

劉瓛弟璡傳與友孔徹同舟入東○與監本訛興今改正

劉顯傳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梁書聞之下無擊席二字郎字下無子字又喜作歎今各本俱同从之

明僧紹傳隱長廣郡嶗山○嶗一本作勞顧炎武日知錄本草天麻生太山嶗山諸山則字本作嶗若魏書

地形志唐書姜撫傳宋史甄棲真傳作勞並傳寫之訛乃齊乘以為登之者勞又云一作牢邱長春又改為鰲皆鄙淺可笑今从監本

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延監本誤追从閣本

明山賓傳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齊梁書作吾誤

庾易傳易謂使人曰走櫱採麋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

○終其解之毛衣一本作終歲鮮毛之衣

庾於陵傳遷尚書功論郎○功論梁書作工部

庚肩吾傳朱白既定雌黄有别○白梁書作丹

劉之遴傳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監本脱伽

字今增正

劉之亨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長史

○上文云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為

所害則美字當係异字之誤也今各本俱同姑仍之

南史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五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勔　勃　弟昌　昂　昱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朗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象子慥

臨川靜惠王宏 子正仁 正義

正義弟正德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正立子貞 正立弟正表

正表弟正信

吳平侯景字子照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遷步

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為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謇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瑀之反别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曽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决以疾去官永嘉人胡

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歩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沔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内皆平武帝踐阼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詔景母毛氏為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為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

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為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廹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為蠻累為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為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

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内清静抄盜絶迹十三年復為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禄五萬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為安

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為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讓至於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所畏敬如此遷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別為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禁𢇁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

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仕太子洗馬母憂

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祕其凶問以疾漸為辭勵乃奔波屆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為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

猛獸常為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為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塡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岍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檠鱠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為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資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

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涼郡立州敕仍以為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為刺史徵為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寛裕左右嘗將羹至胷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

如流乃至巻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勵弟勸勸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内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勔勔字文祇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勔弟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為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荆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

南為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為廣州以勃為晉州刺史魏𣺌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為太尉尋進為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為兖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為瑯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袄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

恭侯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為常於宅内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脱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黄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絶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内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姧吏旬日

之閒郡中大安俄而㬥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爲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阼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

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氐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

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悦説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荅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鋭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説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内外誰敢不從一朝放

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腥甫亦苦勸並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乗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勲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説東昏將加酷害徐腥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

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崇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

頗致譏議焉

懿子業字静曠幼而明敏仕齊為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餟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

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普通四年為
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薨諡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
嗣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
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
賞異之薨諡曰章子昚嗣業弟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
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勳劉季連功恃宿將

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元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

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
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輙棄本歷雍
兖二州刺史頻涖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
及普通六年為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輙
班師為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
為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為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
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為尚書左僕射加侍中
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静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禄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

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荀晃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内遂有香橙不買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徵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説城内事韶不能人人為説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説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

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錄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逕上韶牀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恥

韶郛駿守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膂力絶人與

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起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名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為所害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効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儁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悅乃悉為

還之為建康正坐事流廣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内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豫詔改以明代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敕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讐恥其

先拜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沉孤城自殄愼勿妄動明師次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輙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陳苦戰伯超擁

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沒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名之遂相與南還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渤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為魏主幷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

潑來魏除明散騎常侍及開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横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

年大赦境內以方智為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明為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為蕃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内史招懐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闒例不觧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為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

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諡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諡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

陽尹象生長深宫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於郭外自此静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子慥嗣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赦還蕃尋為張纉所搆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蕃掎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意湘東至乃名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

省內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仕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

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

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吕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令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

不和人懷憤怨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

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餽之惠紹閒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為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

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吴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輙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内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輙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

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難兄弟九人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

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懿自疾至懿輿駕七出臨視及懿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劒為六十人謚曰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悦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

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顔色怖懼上意彌言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黄牓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黄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

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劵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嘗為三日齋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閾失屨閤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内輿人八人纏以

純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間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床捜僮得刀辭爲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内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内樂酒沉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愼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諡哀世子正仁弟正義嗣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悅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為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脩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絶内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氷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

州棄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
殺一小兒稱為已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
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
志行無悛常公行剝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
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
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殺
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勲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
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

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為劫殺沙門從嶺南死洪為其父夔奏縶東治死於徒暹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六年為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輙棄軍委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

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橫屍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誘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讐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令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廩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

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間宋並以為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為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

徐思玉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業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

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謡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佷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為太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又令畿内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

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一子馬日月稍以風聲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

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劒短衣出入鄽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羣盜每夜輙掠劫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内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欝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

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寶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絶屬籍收妻子詔聽絶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戸正立改封實土

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戶後位丹陽尹薨謚曰敏子賁嗣

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尋監造

攻具以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

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

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茂朝

政居嘗晝臥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歐之賁驚起乞恩俄

而賊惡其翻覆殺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樂山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搖握位給事中卒

南史卷五十一

南史卷五十一考證

吳平侯景傳梁武帝從父弟也○從父弟監本誤從弟父今从梁書改正

長沙宣武王懿子猷傳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斗○下文遙禱請救大破齊苟兒與南齊書蕭患休事神謹故得美遷畧同

猷乃韶傳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超疑係韶字之訛但各本俱同姑仍之

桂陽簡王融子象傳位丹陽尹○位監本訛於今改正

臨川靜惠王宏傳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輕監本作鄉令从閣本

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難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横於都下○難一本作男又注云一作難然俱不可解

南史卷五十一考證